

迟发的烈士证

吕宏友 杨静然

在献县，提到“焦守健”这个名字，曾经亲历过抗日战争那段烽火岁月的老人们都不太熟悉。但一提到“肖实”“焦建国”，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点头道：“当年，他是我们这的县委书记。”

42岁的焦士宽是焦守健的侄孙，如今生活在石家庄。他说：“焦守健是我的二爷爷，我的父亲焦福民是焦守健的亲侄子，今年73岁了。小时候，父亲偶尔会说起二爷爷的故事，但直到我们长大后，才真正了解二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。”

由于种种原因，焦守健牺牲后，他的家人始终没有收到烈士证。多年来，焦士宽始终为此事奔波。几经辗转，他终于收到了民政部门颁发的焦守健的烈士证书。在他的讲述中，焦守健的故事也愈发清晰起来。

六个名字是一个人

1912年，焦守健出生在衡水市饶阳县屯里村，家中兄弟四人，他排行老二。

1926年，焦守健与他人共同建立了饶阳县第一个团支部，年仅14岁就被选为团支部书记，从此开始了革命活动。他历任中共津南特（工）委（代理）书记、中共饶阳县委第一任书记以及中共河北省委交通员、特派员等职。

1938年5月，为加强津浦铁路西侧的抗日力量，冀中区委决定派遣焦守健进驻献县，任中共献（县）青（县）沧（县）交（河）（今泊头市）中心县委书记，化名“肖实”。1939年，在贺龙120师的配合下，在中心县组建起了抗日自卫军十八大队，焦建国兼任政委，率军民拆铁路、截火车、炸碉堡，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，使抗日烽火很快在中心县一带熊熊燃烧起来。

焦士宽说：“由于抗日形势严峻，为了工作隐蔽安全，二爷爷除了化名‘肖（萧）实’外，还曾用名‘建国’‘玉清’‘光瑞’‘苏一华’。”1941年春天，日本侵略军开始春季大“扫荡”期间，焦守健在沧县前均庄召开四县干部联席会议时，被日伪军包围，在突围时，为了掩护地委巡视员壮烈牺牲，年仅29岁。

为了纪念焦守健，冀中区委和行署根据群众要求决定，把他战斗工作过的青、沧、交一带划出一部分区域，在三县结合部成立了以焦建国命名并以杜生镇为中心的建国县。

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，焦守健协同大哥焦守成一起进行革命斗争，从而影响了三弟焦守信（又名焦石）、四弟焦守封（又名焦星耀），二人在1930年前后均走上了革命道路，被誉为共产党的“焦氏革命四兄弟”！焦守健牺牲后，党组织调他的三弟焦守信到建国县，继续领导抗日救国斗争。

“我对二爷爷的印象从模糊到清晰，是从家人和他战友的描述以及收集的资料中不断了解的。他是有着远大的理想、为人豁达正义、不畏强敌、为国为民可以抛弃一切的铮铮铁骨的人。”焦士宽说。

为寻烈士证 家人四处奔走

焦士宽上学时，就对父亲整理的家族史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时常翻阅，便从中知道了焦守健的革命事迹。1998年来石家庄上学后，通过知识的积累，焦士宽得知烈士是应该有革命烈士证明书的，但是询问家人后，得到的答案却是没有收到过。这让焦士宽产生了疑问：“我的爷爷焦守成是抗大学员，是饶阳县早期的党员之一。三爷爷焦守信也是一位烈士，在解放战争中牺牲，他有烈士证书。为什么



二爷爷没有烈士证呢？”

为了给二爷爷焦守健找回荣誉，焦士宽从2003年开始联系有关部门咨询。

“我去了饶阳县民政局，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饶阳县烈士纪念碑上有二爷爷的名字，但是县烈士花名册上却没有他的名字。”焦士宽说。

这就给烈士证的颁发带来了困难。按照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和《烈士褒扬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烈士证由烈士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等烈士直系亲属中一人持证。在换发烈士证过程中，如无符合持证条件的烈士亲属，将不再发放烈士证。焦守健早年牺牲，没有后人，焦士宽是焦守健的侄孙，按照法律条文，是没有权利持有烈士证的。这令焦士宽很无奈。为此事，他先后多次联系相关部门，始终没有结果。

辗转多年 终于收到烈士证

2014年，焦士宽得知民政部下发了《关于启用<烈士通知书><烈士证明书>和换发<烈士证明书>工作的通知》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各个历史时期的烈士证明书有的已破烂不堪，不好保管，在全国范围内可以换（补）发烈士证，前提条件得是烈士的直系亲属。焦士宽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，于是打算再次为焦守健申请烈士证书。他先后给饶阳县民政局、衡水市民政局、河北省民政厅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写了中肯的说明信。

“信寄出第三天就有了回信！”说到这件事，焦士宽很激动。

按照有关规定，“原来发放的烈士证可由烈士其他后人传承、保管，留作纪念，但持证人作为烈属所享受的抚恤待遇等不能由持证人后代继承。”民政部门为焦守健烈士开设了“专门通道”，同意换（补）发烈士证。

“2014年夏的一天，我接到了民政部门的电话，得知可以补发烈士证的消息激动万分。其实，对于我们而言，有没有烈士待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为二爷爷争取到烈士证书，二爷爷在天有灵，一定会欣慰的。”说到这里，焦士宽眼里闪烁着泪花。

2015年8月24日，焦守健烈士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更值得欣慰的是，焦守健烈士纪念铜像于2014年4月8日在河北省英烈纪念馆揭幕。

“这座铜像由河北省英烈纪念馆申报，河北省民政厅牵头，民政部批准，依据饶阳县政府提供的画像，以及我们家人和其老家见过他的人口述，再依据亲属的照片，最后挑选出一个和我二爷爷长得最像的照片作为参考，制作而成。立了铜像，发了烈士证书，烈士的革命英勇事迹得到了认同，我们全家及亲属都很欣慰，感谢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。”焦士宽说。

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一家六代的运河情缘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伫立在运河边，53岁的田锦华满眼深情，透过碧波荡漾的水面，他的思绪不止一次时空交错。依稀间，仿佛看到当年运河里船来舟往、商户络绎不绝，田氏祖辈在这里定居、奋斗的情景……

是巧合，也是情深，作为田氏第六辈人，田锦华把家安在了华西小区。这里原是书铺街一带，祖辈几代人奋斗于此，买地置房，也为田锦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讲不完的故事。

遥想当年田氏祖业

在田锦华的记忆中，自家的老宅在如今的彩虹桥南侧、运河东岸一带。这里，曾经商贾云集、舟楫如梭、富人汇聚，是沧州最热闹的地界。他的祖辈就在河岸码头上劳作，以运河为生。

田锦华曾听长辈们说，祖上第一代来沧州的是从盐山过来的，后来靠着勤劳智慧，日子日渐富足起来。

关于田家致富，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。传说当年，田家老爷子在运河边装货、卸货，意外得到了几船无主的货物，因此奠定了发展的基础。后代人经过不懈努力开了当铺、钱庄、杂货铺、酒厂等，在运河边有了一席之地。这段故事，许多运河边生活的老人都听说过。

传说神乎其神，但由田氏祖辈创建的“文成号”“元成德记”杂货铺在历史上确有其名。“元成德记”曾是运河东岸四大杂货铺之一，由田敬亭创办。他是田锦华曾祖父的叔伯兄弟。

我市文史研究者冯天峥曾追溯这段历史，记录了田家杂货铺的发展历程。

田家的产业起源于田敬亭祖父开设的一间田家小铺。它发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。因战争爆发，“洋货”断货，田家小铺虽小，但库存货底颇为丰厚，煤油、白糖等不断涨价，田家的生意也愈加兴隆。后来，又开设了杂货、布匹、钱庄等，再后来还开办了酒厂。

田敬亭经营有方，几年的工夫，“元成德记”便成了运河边的招牌。铺子紧靠运河码头，门前有用竹竿篱笆圈围的大院，可停放10多辆骡马大车。进门后，坐东面西是五大间店铺堂屋，有宽大的柜台和货架。大门到堂屋之间的庭院搭建有铁板顶的雨棚，两侧可存放货物，店堂后还有院落和20多间南屋为仓库。其经营范围大都是进口的白糖、红糖（日本的四五、太古）、火柴（瑞典得宝）、煤油（美国美孚、亚细亚）、洋面，还有国产茶叶、海带、鞭炮，天津小站、江

南无锡的大米和江米等。其货源多来自天津，冬天租用津浦线火车车皮，春夏秋走南运河航运，由小火轮或对槽大船运抵沧州。

大约1939年，田敬亭用多年积累的资金，在老当铺南面购买了几十间房子。田家几乎所有的族人都居住在这附近。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“元成德记”杂货铺就逐渐停业关门了。

运河边的美好记忆

杂货铺关了，田家人的生活还要继续。

如今，田锦华还保存着老房子的地契和房契。昏黄的纸页上记录了清末时期，田家曾经的繁华兴旺。

为了维持生计，田锦华的爷爷年轻时在天津做学徒，成年后自己经商，很是辛苦。新中国成立前，以“跑合”为生，也就是买卖双方的中间人。

“‘跑合’顾名思义就是两边说和，买家涨点、卖家降点，生意就成了，中间人赚个说和费。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当‘跑合’，他必须能说会道，而且威信高，双方都信得过。”田锦华说，那些年打官司找不到律师，人们闹起纠纷来就请“跑合”过去给说和。他的爷爷因德行高、有威望，便充当了这一角色。

田锦华印象中，儿时家里的日子确实很富裕，不仅有沙发，还有普通人家很少见到的自行车、古乐器等。家里有一间房专门存放老物件，如今想起来，那些都是古董、宝贝。

在田锦华的记忆中，最快乐时光总是离不开运河。一整个夏天，都是在运河边度过。游泳、奔跑、练武。水浅了，就下河摸虾、挖蛤蜊……玩累了，就和伙伴儿坐在河边树下，听老人们讲运河故事。

国画大师的艺术人生

田家曾因“元成德记”“文成号”杂货铺久负盛名，而到了田锦华父亲这一辈，却选择了艺术这条路。



在沧州书画界，田锦华的父亲田士公一直是个传奇般的人物——老人的画作出神入化、意境高远；他一辈子痴迷水墨，深居简出，始终淡泊名利。

提起父亲，田锦华不禁心生敬意：“父亲生于1937年，那时战乱，上学不稳定。由祖父引领拜松竹轩的韩锦波为师，学习画画、裱画。父亲也学得很踏实、用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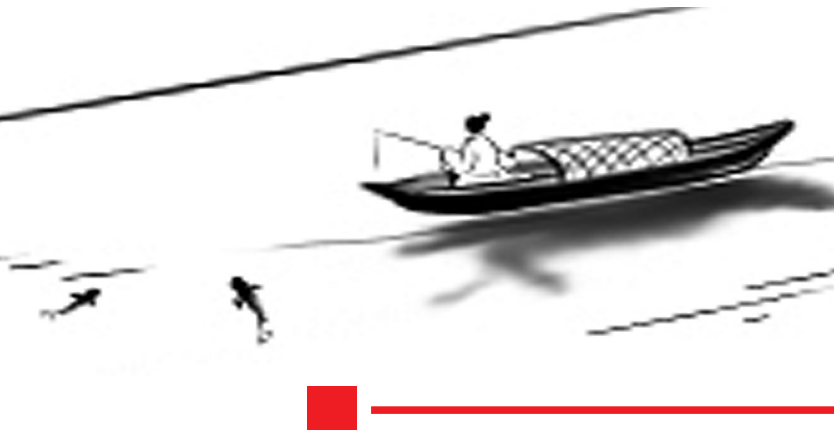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是天分使然，田士公对水墨十分痴迷，从工笔到写意，几笔挥毫泼墨便能勾勒出不同风物的风骨气韵。如今国内知名的国画大师王振中、李涵与他朋友，卢冠琴、米春茂等都曾是家中的座上宾。

田士公对国画执着如初，每天坚持绘画、读书。日子再难，他也没变卖过自己的画。

田锦华说，父亲一辈子安贫乐道，在他眼中，绘画无法用金钱来衡量。

为了生计，他曾经跟随父亲开办了沧州市区第一家装裱店，就在如今的顺城街上。

“那时候，父亲经常和画友们交流，还多次得到过国画大师李苦禅的指点，他们以书画交流，往来不断。”田锦华说，家中曾有许多大师们的画



日前，民革沧州市委组织部分党员赴西柏坡、李家庄开展了“矢志不渝跟党走，携手奋进新时代”主题教育活动。 谢玉强 摄



年轻时的胡荣华

百岁老兵热心肠

杨静然 丛园园

一场雨过后，新华区水利局平房宿舍的街巷上，散落了些许落叶和垃圾。

清晨7时刚过，头发花白的胡爷爷便拿起扫帚走出了家门。门前一条长不到100米、宽5米来的小巷是他经常要打扫的地方。他佝偻着腰，动作稍显缓慢。有时家人担心他的身体，不多会儿就会把他搀扶回家。

胡爷爷叫胡荣华，今年已经

100岁高龄，是水利局的离休干部，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0多年，他经常义务清扫街巷，街坊邻居都亲切地叫他“胡爷爷”。

胡爷爷平时和蔼、健谈，很难想象，他曾是一名征战南北的抗战老兵。一次，社区工作人员走访慰问，老人才讲述了他的经历。

胡荣华是盐山县杨集镇胡麻湾村人，年幼时上过小学。1946年，他受红色思想的洗礼加入了庆云县大队。1947年跟随部队参加了青沧战役。随后，他所在部队编入野战军某部继续南下作战。

打开封、攻济南、战淮海，胡荣华随部队不断征战，勇猛地攻下了一座座城池。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淮海战役。1948年12月9日，为阻截并围歼北上驰援徐州的黄维兵团，中野六纵、华野七纵对固守在双集镇大王庄的敌人发起攻击。敌我双方在此展开了殊死肉搏。

胡荣华回忆，敌人的火力异常猛烈，空中有飞机支援，前方有坦克冲锋，后方有炮火掩护，轮番轰炸我方阵地，连续突破我军两道防线。

“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，我军

伤亡很大。但没有一个人退缩，在最后一道阵地上，我们遏制了敌人的突围。”胡荣华说，伤亡数字他记不清了，但能清晰记得170多人的连队，最后打得只剩下了7个人。在这次战斗中，他荣立了一等功。

胡荣华家的客厅，摆放着一张他穿军装的黑白照片，一旁还有三等功的奖章、抗美援朝的纪念勋章以及在部队时获得的嘉奖。抗美援朝结束后，他一直驻守在舟山群岛，直到1964年转业回到沧州，胡荣华才过上了安稳日子。

头些年，胡荣华坚持每天打扫，上午一次、下午一次。这两年年纪大了，家里人不愿意让他再打扫。但只要身体允许，胡荣华还是会坚持打扫一会儿。

胡荣华的家里有个储物间，里面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光扫帚就有八九把，大的小的，长的短的，有普通的小扫帚，还有扫街用的竹编大扫帚。有的已经秃了，老人也舍不得扔。

其实，他居住的小区一直都有专人打扫，但胡荣华也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他说：“入党誓词只有几十个字，但它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